

檐下有雨，只当是你

蜗家的日子里，生生死死的消息，都惊惶蜂拥于这个春季的前前后后。

与此关联的那些场景人物，都从窗外飘进心里来。

檐下有雨，只当是你。

先是传来文史大家钱听涛老人去世的消息。一直记得与他对话的有趣情景：我问东，他兀自答西，且伴着生动的面容手势。可奇怪的是，一路聊下来，所欲求教者，于其娓娓道来中皆已豁然。

家，是记忆的闸门，一经打开，便是清溪如许。“小河上有桥，往东是顾塘桥，北面是前北岸，小河沿往北是北直街。我的家，就在千秋坊……”在北京的寓所，沈克琦生命最后几年几乎每天都会向访客们重复着这样的场景：拿细长的手指蘸些水，在茶几上描画出一幅干湿参差的“地图”，旧宅周遭的街市图景，在他心里默画过千万遍。

彼时正是北方的夏季，廊外蝉鸣、窗前飞絮，窗外池塘里，稀疏立着的，还是前一个秋冬残剩的荷梗。流水的影子也见着了，水面上，野鸭正在酣游嬉戏。沈先生笑着问我，“此景，跟我们老家相像的吧？”这里的人儿，也到底是一直惦着江南。

其后不久，这位最早在中国提出设立博士后制度的著名教育家，终于魂归千里之外的齐梁故园。离时花似雪，明夜雪如花。

家，是倚窗静观的瞭望台。语言学家周有光在他 105 岁那年的春天末梢时节，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，“眼睁睁地看着春天，在窗台前走来走去……”

他很为自己的眼神自得，眼睛笑得眯成了一线缝儿：“我可以看见对面窗台的花儿。”是啊，夜山低，晴山近，晓山高，看在眼里，惟惟是物，藏在心底，就都成了思恋久矣的、恣意横生的草木。周先生这百多年人生，静看过多少千姿百态，历经多少跌宕情怀，尚能林下学僧来看雨。呜呼大智哉。

他们都走了，花儿还在。花儿谢了，家还在。楼上楼下孩子们的一惊一乍，厨房里一团热气腾腾的雾气，街灯的光芒闪映成各家五光十色的窗花……等等这些，一定将会让我们的记忆定格成某个储物柜。这些柜子叠加在一起，也就是所谓的生活。

汪曾祺说，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家门口的花儿多坐一会儿，它们很温暖，我注视它们很多日子了。

乡下池塘的春草，迫不及待地浮出来了。

春天好啊，一切好。无论深浅浓淡，绚烂又灿然。